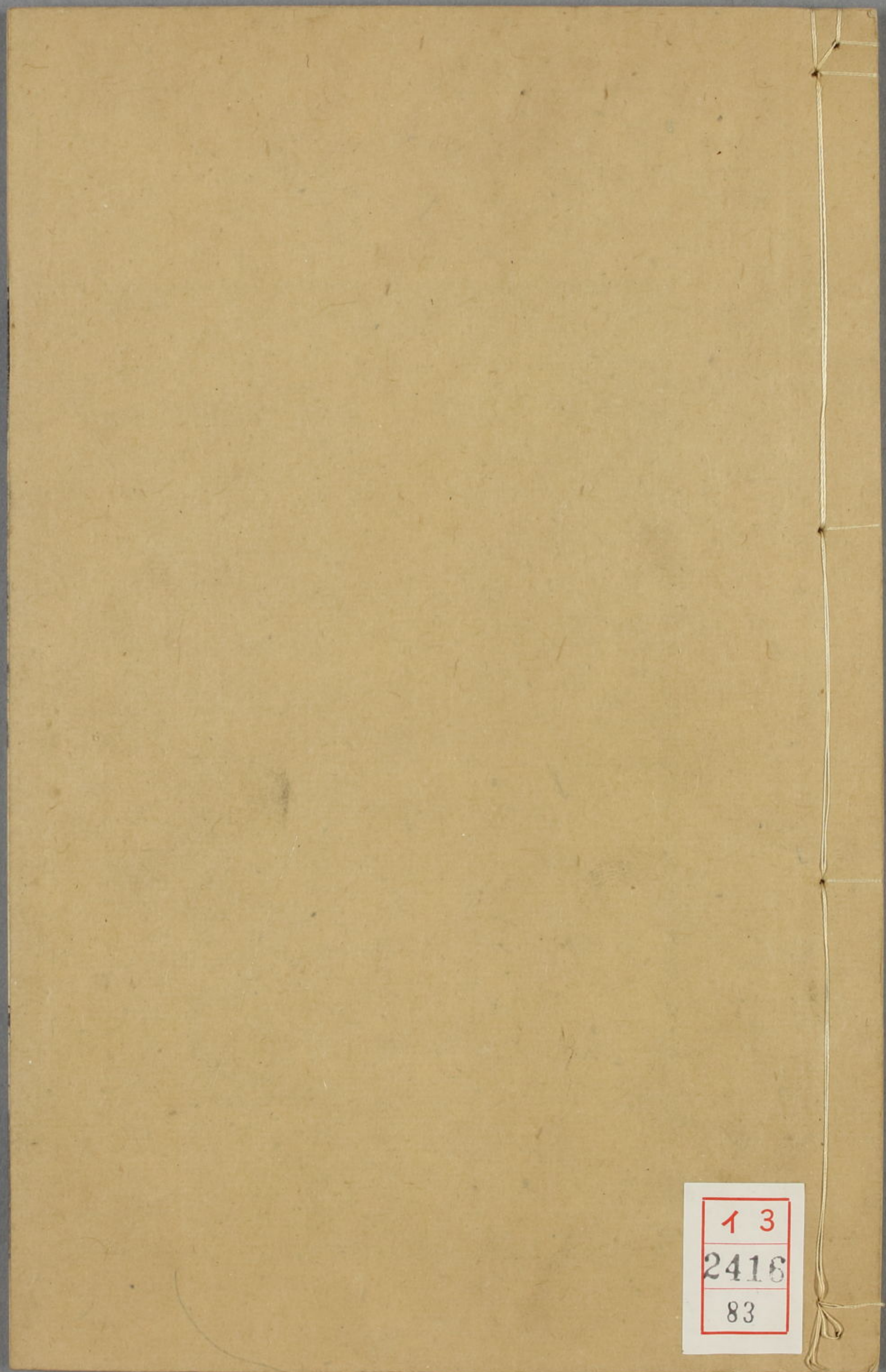




13
2416
83



13
24/6
83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

半澤文庫

禮儀部二十七 喪服 杖 衰 雜冠 笄 除服 幘 起復 經

恩服 追行喪服 服過制 謚

喪服一

增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 又曰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

禮儀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

喪服

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
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
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入之所
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
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以義斷仁示民有中緣喪絕
情 宋書禮志曰鄭元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
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二十五月遂以爲制江左
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議 後周武帝
詔曰齊斬之情經籍所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
令旣葬便除攀慕凡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

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
軍國務重庶日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
申罔極 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漢制天下皆誦孝
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務也蓋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
今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非所以崇孝道而稱火德也
頃者漢嗣數乏枝葉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
勞謙自納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所謂夷惠
激俗當身而已非貫萬世爲後嗣法者也 家禮曰服
有四制一曰正服如爲父母爲祖父母爲伯叔爲兄弟
之類二曰加服謂本輕而加之爲重如嫡孫爲祖不杖

期承重則斬衰三年之類三曰降服謂本重而降之為
 輕如為妻杖期姑在則不杖之類四曰義服謂本無服
 而以義起之者如舅姑為婦及為人後者為所後之類
 凡殤服以次降一等凡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
 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
 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哭
 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也凡男為人後女適人
 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為之也亦然女適人者
 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也凡婦服夫
 黨當喪而出則除之凡妾為其私親則如衆人

喪服二

原五服 周禮小宗伯職云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
 之禁鄭注云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也

四制 喪服四制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官取之四
 三年問云斬衰直杖居倚廬食
 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節也
 加隆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
 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蕃斷之則父至尊母至
 親故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
 月也二十五引進之檀弓云喪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斬衰 升三 **齊衰** 升三 **大功** 升三 **小功** 升三 **衰經** 升三 **名服**
 服大功七升正服大功九升也 **小功** 注十升十一升也 **大功** 九升七升八升
 八升義服七升大功九升也 **小功** 注十升十一升也 **大功** 九升七升八升
總麻 此衰之發於衣也 **衰經** 則有子衰經 **名服**
 世母叔母姑在室期以名服也又云士為庶母三月以名服
 也 **從服** 婦為舅姑從服也 **改葬** 總他故崩

禮儀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八 喪服

同𧰨總
母從

服術有六

服徠有六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

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嫁者及在室者
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爲妻之父母妻爲夫之黨

從服有六

君之黨也從有而無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從無而有公

妻之父母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稱情立文

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人道至文。喪人道之至
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及人布青白。

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由來者也 月以飾情虎

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

經以代帶

入云腰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
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用明思慕無已

上殺下殺

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注云已上親父

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
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殺謂親益疎者服之則輕

衰疑衰司服瞻云王爲三公六卿錢衰爲詩侯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鄭康成注云君爲

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

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

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

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管有材材而練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
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

制者也禮儀部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一日土無一主

禮儀部

州監真志卷二

喪服

四

洪金卷四下

同僚有服孔叢子曰秦莊

出母無服
小喪
記服

年一曰復古恐
主上遂服不猶

而與先王之法
漢文以來世乃

服而實行喪禮

傳休奕曰三年

二時一時五月

者以權制者也

言而後行事者

不病
杖三
不日
能授
病子
也杖

在爲母齊衰期

鼎監類函卷一百八十

喪服

五

三

舊君無服
雖未臣魯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魯
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
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

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
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
問之答曰臣而出國君不歸其宗廟則爲之服舒公

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出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旣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

是寄臣而服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國君齊衰

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
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白虎通云庶人國
妾爲長子喪服小記妾爲君之長
國君齊衰

白虎通云庶人國
君服齊衰三月
敢以恩輕輕
妾爲長子
喪服小記妾爲君之長
子與女君同鄭注云不

敢以恩輕輕
服君之正統
妾爲女君
雜記云女君死妾爲女君之
黨服鄭注云妾於女君之親

服君之正統
妾爲女君
喪服鄭注云妾於女君之親
若其
斬衰之葛
喪服小記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
同鄭注云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

斬衰之葛喪服小記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鄭注云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

齊衰之葛又云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鄭注云經之大俱五

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
寸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
小功不稅檀弓云曾子
小功不稅

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
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注云據禮而言也曰
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不服

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不服

[illegible]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faint creases.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with visible stitching and the edge of the adjacent page.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small dark spots, possibly due to age or handling. A vertical crease is visible near the left edge, suggesting it was once part of a bound volume.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所衰不骨釋名云絞帶絞麻細爲帶也三年之衰曰

斬衰不緝釋名云絞帶絞麻總爲帶也三年之哀曰斬不緝其末直剪斬而已期曰齋齋齊也

長子三年也父爲長子三年傳曰正體在上所以傳重

長子三年也母爲長子三年傳曰父所不降母亦不敢降注不敢以尊降且爾之正也殤叔小功夫叔之長殤小功布衰裳即葛五月注不見中

敢降注不敢以尊
 降祖注之正也
 殤明從
 母如母傳曰繼母配父與因母同
 殤叔小功夫叔之長殤小功布衰裳即葛五月注不見中
 慈母

慈母如母傳曰繼母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注因親也

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無母父命妾曰汝以爲子命子曰汝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死則

如母命子曰汝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死則喪之三年貴父之命也注云大夫士之妾子也非大夫禮嬰傳曰晏桓子卒晏嬰粗衰斬直經帶

喪之三年貴父之命也
注云大夫士之妾子也
非大夫禮
嬰粗衰斬直經帶
為子臯

杖管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君子曰非大
夫之禮也曰卿爲大夫也注此平仲之謙也
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爲宰遂爲

衰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爲宰遂爲

衰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
死而子皐
為之衰
無服之殤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而不服撫而哭之哭殤而以日易月者

子生一月哭之一日
大功之殤傳曰中殤何以不見
無服之殤撫而哭之哭殤而以日易月者

禮義部
凡言子者兼男女也
子生一月哭之一日
大功之殤
傳曰中殤何以不見
大殤中從上小
喪服

禮部
刑部
戶部
工部
兵部
農部
商部
學部
監國
卷一百八十
喪服

卷之五

功之殤中從下注曰據從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
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殤中從上則齊衰殤亦中
從上此主大夫為殤父卒母三年伸也父在母替
年不見者以此求之志庶子不繼祖庶子不為
不繼祖也注重其當庶子不繼祖庶子不為
先祖正體故三年庶子不繼祖庶子不為
與尊者為一體不續者不續周禮庶人不
無衰禮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也齊衰不以邊坐
而惡為殤後以其服喪服鄭注云言為殤後者以其服
也殤無為人父之道妾有子為之緦而為之緦鄭注
以本親之服服之云父在不為妻杖緦子父在不為妻
則不卑妾無男女父在不為妻杖緦子父在不為妻
出妻子為母替注出妻子為母替則為外祖父母無服
祭者不忍降傳曰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姊妹既
練而有期喪則帶其故葛帶經服替矣有斯之喪既葬矣
大功或為齊衰檀弓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死
之昆弟死子夏曰祖父卒為母三年母三年注祖在
魯人則為之齊衰祖父卒為母三年母三年注祖在
為祖母如父為人後姑舅大功妻為人後姑大功
在為母同喪服三

也為人後者不貳斬傳曰為人後者為其父無主
祭者不忍降傳曰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姊妹既
練而有期喪則帶其故葛帶經服替矣有斯之喪既葬矣
大功或為齊衰檀弓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死
之昆弟死子夏曰祖父卒為母三年母三年注祖在
魯人則為之齊衰祖父卒為母三年母三年注祖在
為祖母如父為人後姑舅大功妻為人後姑大功
在為母同喪服三

增議劉愷行喪禮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
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
師職在平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

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唐魏徵定服制議曰臣聞禮所以浚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成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甥舅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

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菽水嘗同居則不服爲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

篤顏弘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
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
覺者歟但於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
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
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
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采摭羣經討論傳記謹按曾祖
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
功請加爲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
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
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

顏師古嫂叔舅服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
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
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易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
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實爲舛駁特降絲綽俾革遺謬竊
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況乎昆弟
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貴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
於五服當其喪歿闔門縞素已獨晏然元黃莫改無益
關防實開淪薄相爲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仲尼之
胄爲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旣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
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

姨既小功舅乃緦麻曲生異議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愚請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爲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疎中節名數有倫帷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於舅姑爲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已子之妻飜其減降以類而言未爲允協今請冢婦朞服衆婦大功既表授受之親又答執笄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元行中父在爲母及舅姨嫂叔服議曰夫天地之

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則有申有壓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情理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壓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義農堯舜莫之異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今若舍尊壓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

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總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爲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爲當 韋縉奏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疎恩絕不相爲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韋述議曰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

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爲定楊仲昌議曰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記曰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旣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衰

曾說文衰喪衣也上曰衰下曰裳衰之爲言摧也言中

心摧痛也 杜預曰衰在胷前 周禮小宗伯大喪懸

衰式於路門之外肆師之職大喪禁外內男女之衰不

中法者 儀禮喪服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拘

削殺也若齊裳內衰外員廣出於適寸 員在背上適辟領

外旁也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麻長六寸博四寸 禮記

外傳曰凡言斬衰者以六寸之布廣四寸為衰帖於心

前剪而不緝也 緝者縫也齊之言齊也 如鍼縷其裳下總

者如絲也錫衰者先緝錫白之謂也疑衰者疑其布是

絲也 疑衰錫衰二者左傳曰魯昭公立十九年矣猶

有童心比及葬三易衰衽如故衰 言其嬉戲無度

冠一

增周禮小宗伯大喪懸冠式於路門之外 又夏官太

僕大喪懸首服之法於宮門 儀禮喪服曰冠繩纓條

屬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 又曰疏衰齊傳曰問者曰

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衰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

緣各視其冠 禮記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

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禮記外傳曰吉冠乏布倍於衣

也朝服十五升則冠三十升是也今喪冠升數少斬衰

三升冠六升齊衰四升冠七升又有疏衰即三升半之

衰也 毛詩羔裘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

棘人纁纁兮 家禮冠所謂梁也 褚厚紙為梁廣三寸
 長足以跨項前後用稍細布裏之就摺其布為細帳子
 三條直過梁上其帳俱向右是謂三辟積其梁之兩頭
 盡處捲屈向外以承武是謂外畢別用麻繩一條折其
 中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邊結住以為武
 又以武之餘纁垂下為纁結於頤下此斬衰冠制也若
 齊衰冠則用布一條重疊為之制如前而垂其末為纁

冠二

增不綏 檀弓喪冠不綏 鄭注云去飾也 勿灰 家禮云斬衰冠鍛而勿
條屬 儀禮喪服傳云冠繩纁條屬注屬猶著也通
 也 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纁著之冠也雜記曰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 按禮疏曰吉冠則纁武異材凶
 冠則纁武同材今世人為齊衰以下冠往往以紙糊為
 武而用布裏之而又別用布 **四異** 按五服之喪冠其
 為纁蓋不知條屬之義也 **四異** 制度之異者有四
 升數之不同一也 繩纁之與布纁 **四同** 其制
 也 右縫之與左縫三也 勿灰之與布纁 **四同** 其制
 者亦四條屬一也 外畢二也 辟 **四同** 其制
 積之數三也 廣狹之數四也

笄

笄

榛以為笄

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驪

長尺而總八寸鄭注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驪
 南宮縚也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 **鬢笄用桑**
 儀禮鬢笄用桑長四寸不冠故也 纁笄之中以安髮
 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 纁笄之中以安髮

惡笄以終喪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注云笄所

白卷持者

箭笄終三年

又云箭笄終喪三年注亦於

禮儀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冠笄

十一

幘

增儀禮喪服曰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髮衰三年

束總

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也髮露紛也猶男子之括髮括髮以麻則髮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頂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髮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又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髮卒哭子折笄首笄以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檀弓曰魯婦人之髮而弔自敗於臺始也

時家家有喪髮而相禮記外傳曰髮者婦人有喪者髮弔去纚而紒曰髮也禮記外傳曰髮者婦人有喪者髮以緇其髮然後加笄加冠也去纚而髮曰髮升解之戰

也露髮相弔有麻髮女子在室遭父母之喪用麻以代喪冠也合髮以對兄弟括髮時也有布

髮齊衰已下髮者開散之名也既去有縱髮形範髮左傳襄公四

年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送喪者皆髮魯於是乎始髮髮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髮而已廣雅曰幘謂之祺一

經一

增周禮夏官曰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儀禮喪

服傳曰苴經者麻之有簣者也苴經大搗左本在下去

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

帶禮記外傳曰經者實也表其有喪感之情實也喪

服衰之與經因象平常之時冠帶吉凶相變也有首經

有腰經有絞帶斬衰首經圍九寸向下皆五分去一用
為腰經則七寸五分齊衰首經七寸五分之一腰經五
寸八分大功首經五寸八分腰經四寸六分小功首經
三寸七分總首經三寸七分腰經二寸九分

經二

增首經家禮云斬衰首經用有子麻帶黑色者為單股
無子麻為麗繩一尺七寸八寸圍九寸有子麻齊衰首經用
周圍七寸餘腰經家禮云用有子麻兩股相交為
之餘圍身外兩頭各存散麻繩三寸未結待成服兩相交結
之其交結處兩頭各綴細繩繫之未成服人腰經用有子
麻為之制于男子繫于袂袖之上斬衰而散垂環
齊衰腰經大五寸餘其制一如斬衰而散垂環
經公大夫士一斂環經弁經喪大斂弁經
直經士喪禮云

直經大焉左本在下要經小焉散帶
垂長三尺壯麻經右本上亦散帶垂
繩一條圓圍二寸許初起長二尺就當中屈轉分為
兩股各長一尺結合為一繩子然後合兩股為一條此
腰經較小些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末梢串從繩子
中過反插于右邊在經之下如今人繫公服革帶相似
散帶雜記大功原經以代紳詳喪
小記云下殯小功帶澡麻
不經本詘而反以報之

履

菅屨斬齊裳菅屨
者菅菲也
繩屨公士大夫之眾臣為
疏

履
疏衰服之菲也

杖

苴竹削桐喪服小記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孔穎
達疏云此一經解喪服苴杖削杖也然

杖有宜則異者宜者黜也夫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破貌必蒼直所以衰裳經杖俱備首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直履四時不改明而用之為父禮申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斬而用之無所厭殺也雖披削者削殺也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故謂母喪者明其外削殺服從時除而終也扶身白虎通云所以必杖者孝身之體當與父同也扶身失親悲哀泣三日不食身明不以為死傷生也扶輔病儀禮喪服傳云宜杖竹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

不入室 禮虞杖不 不升堂 又云附杖 三年不易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 既殯皆杖 喪大記云大夫喪麻易之惟杖履不易 婦室老皆杖士喪二日而殯 祖不厭孫 父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注杖即位可也 舅不主妾 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注

童子當室 童子當室 長女在室 女子在室為父母主一人杖注女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杖也 **哭殯則杖** 哭殯則杖 堂上不杖 注避正杖也 **不以即位** 記曰庶子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又云為也 **以入廟** 杖不終入 **王命則去** 杖 **聽卜則去** 杖 **國命則輯** 則國君之命 **君所則輯** 則大夫於君所則杖 **有爵而后杖** 朝見輪人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則杖 **父在不敢杖** 父在不敢杖矣 **斷而棄之** 是杖也 **杖而後起** 禮 **親在不為妻杖** 母在不為妻杖 **姑在而為夫杖** 婦人不為夫杖注姑不壓婦

禮儀部 杖雜服

雜服

原慈母

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出母

檀弓云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

喪出母也

久而不葬

久而不葬以麻終身

莫知所

終魏李膺

祖數為河內守公孫度欲用之遂去莫知所

父同年者因制服徐勣勸娶妻室膺遂

詐服迎喪

仲堪為荊州王欽詐服

迎拜父喪律當棄市仲堪曰律

處重者謂父在而詐服耳今欽父實先終與父在不同

遂活

姊姊

設主祭祖

晉悼夫人

傳曰杞孝公卒

也姊姊

南宮縚妻

喪夫子誨之妻之姑之

詳筭

除服

原先重

喪服小記云除喪者先重者鄭注云先

易輕

又云易服者易輕者鄭注云易輕者謂大喪既虞卒

哭而遭小喪也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

母喪

守後漢江革母終不忍除服郡

弟而弗忍也子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

以除之遂

殤喪

記云殤之喪也必元注不

除之遂

成喪

成喪

成喪

喪者其祭也朝服

深衣練冠

子之喪既除喪

成喪

而後越人來弔主祭服也

朝服

朝服

朝服

廟垂涕洟子游曰主祭服也

朝服

朝服

朝服

外除

去官除服

自陳脩史有緒家貧不能具

去官除服

竟哀不忘也

去官除服

自陳脩史有緒家貧不能具

去官除服

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

去官除服

自陳脩史有緒家貧不能具

去官除服

起復

起復

起復

起復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增從宜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注四制者恩禮節權

原

奪情

公羊傳云重奪孝

增

移忠

孝經云君之事親

奪禮

苴麻相制云頃奪禮于

順變

奪身許心喪

事

晉張華為度支尚書母憂哀過禮

金革無避

禮記

問云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葬而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親非與孔子曰吾聞之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之事無避也者初使之以然致仕還其職位於君吾弗知也鄭注云疑有司有徐戎之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於君也伯禽也弁冕服事公傳曰古者事君有大喪則三年不呼其門也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若君使之大喪則三年不即人之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何休注曰已練可以弁冕此說時衰敗失非謂

禮

當然也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加旒曰冕主所以入宗廟服金革之事謂以兵事使之

君

使為命非古道也

遣使

釋服東觀漢記云趙憲遭母

宗

不許遣使者為釋

遣使

釋服東觀漢記云趙憲遭母

衛

外幹宰職正身為立朝未嘗解情及帝崩復典喪事再

詔使

即拜太傅以母憂自乞聽

宗

即位進為太傅

詔使

即拜太傅以母憂自乞聽

以

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

不敢

踰制方進為丞

相

不致踰國家之制

案

師古注曰漢制自文帝遺詔

之

後國為常大功

案

師古注曰漢制自文帝遺詔

日

總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

不令

追

服

後漢書曰耿恭征疏勒時母卒及還追行喪制有

弁經

即事禮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復王事

弁

經之事無避注此權禮也

墨衰

從戎晉伐秦遂發命

禮

儀部

起復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

文未葬襄公以凶服從戎故墨衰經
稱子也晉於是乎始墨遂常為俗
官舍設靈
母喪以無兄舍設靈
事畢還祿
禮閑子騫以孝聞者
而曰若言古者不道不即人心退而致身也孔子善之注
既事畢言古者不道不即人心退而致身也孔子善之注
位於君也孔子善其服事君
自陳喪制
鴻臚鄭默母
喪當依舊攝職自陳始制大臣終三年然元康中陳
準傳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往往為比也
請辭軍事
汝魏解弘遭父喪有軍事當行辭疾病帝怒曰

增服闋視職
晉顧和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
輒號咷上疏薦和為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每見逼促
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
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于萬分祗足在常日猶忘孝
道貽素冠之譏耳和表疏十
奪情就職
負土成墳手

植松柏詔奪情就職以清為
吏部尚書壽不得已就職
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為父高人情寄殊
重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卿為君為父宜依朕旨
以禮自存未
建言奪服
唐書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
幾起令視事
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
不能免如房元齡褚遂良者眾矣
固請終制
唐張說
終制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期詔使為黃門侍郎固請
禮終天高哀到時世俗衰薄既期詔使為黃門侍郎固請
武后以琬習邊事迫令武后朝解琬除監察御史以喪免
之非公事未嘗言疏飯水飲席地為隱授岐州刺史母喪解
制代宗見其
固辭見聽
職召為揚州刺史母喪解
固辭就職
于志寧為太子詹事以母喪免有詔
見聽
強起就職
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
岑文本敦諭之曰忠孝不兩全今太子須人
教約卿強起為我卒輔導之志寧乃就職
禮儀部
起復

官杜遲遷給事中以母喪解職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

服拜黃門侍郎言遲往使安西虜服其清今猶慕思乃奪

兼安西副都護苦塊奉詔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均薦

之興塊次拜汝南太守鄭元璿母喪免會突厥提

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苦次起元璿持節

哀麻謁相李林甫聞蕭穎士名欲拔用時穎士寓居廣

堂林甫素不識遽見哀麻大惡之即令斤去穎士大怒

乃著伐櫻桃賦刺林甫有曰擢無庸之瑣質專廟朝之

也奪服不哭唐陳思忠居大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

嫌不可也既孤矣則辭以辰日薛大鼎子克構曰事親者避

無不當賜門戟或勸評以凶服受吉解三月復召知門下三

品當賜門戟或勸評以凶服受吉解三月復召知門下三

賜哀每入朝徒跪及門夜直藉案被髮居聖田弘正

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魏素德弘正以田布賢使世其官穆宗處召年解衰拜

魏博節度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幽伎樂與妻

子賓客設曰吾不還未至魏三十里墨哀元燾起復

跣行被髮號泣而入居聖室屏節旄峨冠泣血相崔貽範

節度使制云墨哀在體元燾在峨冠泣血相崔貽範

前提劍就命無忘哀敬元燾在峨冠泣血相崔貽範

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出峨冠

陛下誠惜貽範才俊變衰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

堂入泣血樞側毀瘠則廢務勤起復之制鄭餘慶嘗

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起復之制鄭餘慶嘗

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之制難曰當儒者所以隆孝悌而

敦風俗且無金革起復之服奪朝野雜記云故孝悌而

之起復之服奪朝野雜記云故孝悌而

袍阜角帶道君惡之政和末始議以入公門不應變服

遂以古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紹興初朱藏一赴復去

僕射請所服太常援政和近事為請而居第則慘服去

佩馬議者不以為孝宗之喪趙子真當國始令羣臣

服白涼衫阜帶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禪除畢

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禪除畢

禮儀部

附錄貞白集卷之五

起復

二

紗軟脚僕頭黥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
 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居喪
 奪情不當有金銀起復非好事石林過鄭公為相以至和
 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者昭陵意大向公必欲起
 復詔再下再力辭上以盧朱崖薛文惠故事切責有云
 以相國之尊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之重而為門內之
 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
 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
 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嘗與臣論起復不
 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可奪乃已六疏辭宋孝
 言惟劉琪為宣撫使凡六疏辭之四學諫宋理宗起
 起復劉琪詞甚切至帝為寢其詔四學諫宋理宗起
 引經據禮詞甚切至帝為寢其詔四學諫宋理宗起
 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不天徘徊
 牽引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
 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武
 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七人
 人皆上書切諫皆不報歷陳起復之非上疏乞終喪

不允遂入閣視事編脩羅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
 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
 告以不可賢怒力辭交勅忘親之罪明張居正奉旨
 內批貶倫士論榮之交勅忘親之罪明張居正奉旨
 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交章劾其忘親貪位居正怒王
 錫爵造喪次求解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劊頸狀
 曰爾殺我爾殺我既葬不入庫門曾莊公之喪既
 錫爵大驚趨出既葬不入庫門曾莊公之喪既
 門注時慶父作亂閉公不敢居喪葬卒哭而復王事
 以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過之也卒哭而復王事
 前見節以忠全情由禮抑門內之治恩掩義門
 外之治義斷恩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之喪
 三月不從政所宜移孝入忠不可以恩掩義公
 勤奉上宜從金革之虞哀戚在中何必苴麻之飾
 起復二

增啓梁任昉上蕭太傅奪禮啓曰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聞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

增表宋庠代李副樞乞終喪表曰遭喪奔赴奄集私門餘喘窮號方迷魂榦猥蒙恩諭收齒官聯聞命驚迷撫心殞越伏念臣早由羈齒入服仕途先父勉臣以義

方教臣以忠蓋俾其奉國不使顧私不圖瞻帖無日邁閔終天藥劑隔於親嘗風木纏乎永痛靜言孤苦尤倍尋常寧可冒四近之榮忘三年之愛而況心馳塋冢方下於始襄身遠几筵殆同於不祭苟容去職未謂乏人伏望陛下俯徇哀祈追收權典許終喪紀獲報劬勞庶棘人之風普均於有截先王之禮不廢於最靈願竭餘陰永酬洪造王淮辭免起復太宰表曰苦塊餘生已濱死所絲綸渙號俾服官班敕使薦臨德音下逮呼天號絕撫已驚迷伏念臣早偶家艱專承母訓零丁孤苦邈爾無依鞠育提攜逮夫有立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

悲遽至攀號泣血摧踊殞心仰賴聖神之恩甫終窀穸之事几筵是奉墳土未乾痛深陟屺之瞻恨未及泉之見敢謂哀衷念舊優詔奪情蓋三年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視事變禮者豈治世之風雖眷眷之殊常豈私情之所忍伏望陛下推孝思而錫類謹宰柄以馭臣念哀苦之方深況衰疲之已甚報親日少願終制以爲期事國時長尚捐軀而未晚 又曰方席薪而枕塊於義爲安俾服冕而乘軒共知不可哀悰薦布宸聽未回再殫罔極之情冀動蓋高之聽伏念臣猥蒙天眷誤玷宰司久無補於明時亟自招於大禍慈顏遽隔悲

隙駟之難留厚笄甫成倚苦廬而永慕庶畢哀悰之制少酬顧復之恩忽奉制綸俾還相位私情莫處公議靡容豈可遵故事以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據古是臣重罹酷罰屬在衰年旣極摧殘寢成疾恙精神陡耗筋力頓衰雖強使之造朝浚難堪於應務伏望陛下委大明之照憫不移之愚追寢渙恩俾終祥禪則聖主得全於禮貌而孤臣獲畢其孝思疾首痛心或偷生於此日銘肝鏤肺期報德於他時 劉珙辭免起復表曰泣血陳詞仰祈聰聽批章示訓尚閔俞音涕泗無從回皇失措伏念臣俄纏藥棘之悲永負劬勞之報呼天靡及觸地

無容強食勝喪空驚過隙之駟感時追往更傷返哺之
鳥敢意敕使薦臨德音頻降雖君命召固難俟駕而行
念人子情不忍短喪而出矧今耆老在上忠賢繼登外
無兵革之虞內有禮樂之備則焉用於愚臣俾故違於
典禮伏望陛下大明旁燭至德兼容俾酬慈母之恩俯
遂匹夫之志褒形一字已同華袞之榮誓畢三年庶免
素冠之刺

恩服

原袁逢舉荀爽後漢袁逢舉荀爽不
向苗舉桓鸞苗向
陸景為祖母晉陸景為祖母
周苗卒奔喪終三年

翼為郗鑒

周翼為舅郗鑒去職心喪三年

趙武為程嬰

服齊衰三年

公

臣為管仲

管仲死桓公使取為公臣及死桓公使取為公臣

韋泓託應詹

晉書韋泓屬亂

再舉孝廉

行服

樂恢為郡守

樂恢為本郡吏太

濟為徐楨

魏徐楨死送喪行服

增行服如所親

李亮大

後所育孤

姓為大

哀毀如大喪

孔帖云畢創始喪繼

亮行服如所親者

者

哀毀如大喪

母而二妹繼創始喪繼

歸哀毀如大喪

雖變服未嘗笑

哀毀如大喪

司東都聞疾馳

哭如喪親

初齊王憲女被殺居李

哀毀如大喪

網厚恤之

邪王

琅邪王哀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為其國上卿遂用

哀毀如大喪

丁潭為琅

庭無主

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

哀毀如大喪

禮儀部

禮儀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

恩服 追行喪服

古

博議使除服
心喪三年

追行喪服

原李燮漢李燮父固為梁冀所害燮匿於人家得免十餘年梁冀誅乃還鄉里追行喪服與姊相見悲感路
袁紹後漢袁紹生而父卒遭母喪服竟又追父名不見
王臻漢宗室東海孝王臻及儉並有篤行母幼得見禮有闕
增蕭希甫五代史曰蕭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及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適矣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

服過制

原喪不除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

也於制
期猶哭檀弓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子檀弓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行

服六年後漢汝南薛包行服六年
庶母三年晉衛崇為庶母服三年顧和曰禮以執物

妻亡終喪盧欽字子若妻亡盧欽終喪不御酒

妻卒並杖順帝時山陽太守王襲字伯宗妻卒與諸子並杖行時人議之

薛宣相駁漢薛宣字貢君為丞相弟脩為臨淄令後母卒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喪人少能

薛勤何恨魏薛勤喪妻不哭曰幸不為天何復

哉恨竟行服兄弟相駁不可脩

謚一

原說文曰謚者謚行之迹也
韋昭辨釋名曰古者諸

侯薨則天子論行以賜謚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

禮儀部

開謚貢函卷二百八十

服過制 謚

三五

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君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古史考曰謚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善惡惡為謚所以勉為善也禮記曰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注作謚嫌以已又曰幼名

冠字死謚周道也禮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

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注云謚以尊名為美謚以尊顯

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其大者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曰謚

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出乎已名

出乎人論語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

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春秋說題辭

曰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所以追勸成德使尚務節

五經通義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

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其所行

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晉中興書曰時賜謚多由

封爵不考德行王導曰近代以來唯爵得謚武官牙門

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

中興肇建勲德兼備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中宗納

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也

謚二

增唐上元元年尊太公望為武成王宋大中祥符元年

加謚昭烈武成王 **原**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左傳曰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為謚因以為族字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穆天子傳曰為盛姬謚曰哀淑人 **增**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宋大中祥符

五年追謚至聖元加謚大成曰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朝因之至嘉靖間改為先師孔子 **原**列女傳曰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昔者先生君嘗賜之粟二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君嘗欲授之國相先生辭而弗為是有餘貴也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 左傳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亡師于鄢以辱社稷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寔宥之事所以從先君子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既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

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增

晉太子申生卒晉人謚為恭太子謚始此

原漢書曰

霍去病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

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謚之景桓侯

謚法仁義行剛曰景辟土行遠曰桓

又曰賈山奏事曰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爾雖堯

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窮二三十世

也秦始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

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

東

觀漢記曰吳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治宅不起巷第

恭儉如此病薨奏謚曰有司議以為武昭特賜謚曰忠

侯張璠漢記曰范丹中平二年卒三府各遣令史奔

弔累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會葬二千餘人

增

賈充字公閭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

可掩也晉太康中卒博士秦秀以其奸回弒逆請謚以

荒帝更曰武王儉字仲寶卒禮官欲謚文獻王晏與

儉不平啓上曰此謚自宋以來不加異姓因改謚憲

王通龍門人字仲淹四遊長安見隋文帝於太極殿奏

太平十二策不報退居河汾教授生徒大業末卒於家

門人謚曰文中子楊侃職林唐貞元十五年故唐安

公主賜謚莊穆則公主謚自此始及考唐高祖女平陽公主起兵參佐已謚為昭齊高帝女妻沈攸之子文和已謚為興憲則公主賜謚又非自唐安始矣唐岐王範卒明皇贈謚惠文太子史斷云範乃明皇之弟而是時官又為太子傅顧以太子謚之顛倒不倫唐宋王名成器後改封寧王名憲開元二十九年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吳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璵表述先志固讓不許代宗時又追贈曰齊王處士楊厚新都人少傳父統業東漢順帝時徵至長安累官侍中拜議郎後稱

病歸教授門生三千餘人卒年八十二鄉人謚曰文父唐趙元亮字真固少負志略如隱者之操及卒其友魏元忠宋之問崔璩等謚曰昭夷先生許敬宗在唐奸回取容忍心害理及卒太常博士袁思古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曰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裴光庭字連城唐開元中為吏部尚書用人多循資格失勸獎之道及卒博士孫

琬請謚曰克其子訟之賜謚忠獻 顏杲卿真卿從兄也唐天寶末爲常山太守安祿山反城陷被執罵賊而死楊國忠用張通幽譖竟無褒贈真卿泣訴於上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謚忠節 顏真卿爲賊所殺貞元中追贈司徒謚文忠 李晟破賊時咸寧公渾瑊亦進取咸陽其功固不相下故其卒與晟同謚忠武 蕭穎士字茂挺唐開元中舉進士對策第一尹徽王恒盧異等執弟子禮受業門下號蕭夫子與李華齊名及卒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 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奸巧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張九齡駁之曰慶禮在邊陲二十

年邊亭晏然不當加以醜謚改曰敬 漢世母后無謚高祖尊先母爲昭靈夫人尊高后爲昭靈后至明帝葬陰太后始建光烈之稱然猶未以謚名也其後母后止有二謚至宋仁宗時劉太后崩謚莊獻明肅則母加四謚自此始矣 宋邵雍字堯夫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所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擊壤集行世卒年六十七程明道銘其墓朱文公爲之贊元祐中賜謚康節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紹興中特謚忠肅 戚同文字文約所交皆當世知名士楊徽之因使至郡多與之酬倡及卒徽之與其門人謚

堅素先生 明世宗時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
榮靜初死時內閣擬二謚御批俱用故得四字謚

謚三

原取善 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
謚號也 行也注惠善也節以一善言取其一大善以爲
浮過也 知行 知其行 成德 穀梁云葬而後舉謚謚
成謂定其 尊名 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
德之優劣 尊名 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
名者使聲譽可 當實 崔駰議章帝謚云臣聞號者功
得而與信也 當實 崔駰議章帝謚云臣聞號者功
實 受名 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 太史掌
掌卿大夫喪 大夫謀 楚恭王 陳行迹 周禮太師職
賜謚讀詩 鄭氏注云歆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謚誦其
治功之詩故書歆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

迹爲 附豐功 孫毓謚議云大名必加 商臣加惡 傳
作謚 茂實美號必附豐功

商臣弒其父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注禮既 子囊
葬乃謚商臣忍人既弒父未斂而加惡謚也

增名 忘增其名注謂謚君爲恭 文者一言 白虎通云
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謚君爲恭 文者一言 白虎通云

質者以兩言爲謚故湯死後世稱成湯也 帝后一體
蔡邕謚議云漢世母氏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

謚法有功臣安民曰烈帝后一體禮亦宜同皇太后宜謚
爲和熹 大夫會謚 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

烈皇 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 鴻臚奏謚 漢書云諸侯
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

誄 誄策簡也 上古無謚 抱朴子云上古無 中古爲
誄策簡也 上古無謚 抱朴子云上古無 中古爲

謚 史記秦始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
謚而記秦始如此則朕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

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 增取孝爲
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十萬世傳之無窮

禮儀部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諡荀爽對策

無爵而諡自王導始

二字非褒

字非貶

並詳諡四

門人私諡

鄉人公諡

後代追

諡

訟請改諡並詳

諡二

原

別尊卑彰有德

白虎通云死者諡何諡者

別尊卑彰有德也

生無爵死無諡

郊特牲云死而諡今也古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諡耳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周制爵

諡

有七十二品

白虎通云禮記諡法曰翼善傳聖諡有

曰堯仁

聖盛明諡曰舜慈惠愛

議者百五十人何晏

民諡曰文

強理勁直諡曰武

議者百五十人何晏

帝諡議表云

案外內羣寮議宜曰明餘所執難各不同

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曰善鈞從衆今稱明者

衆也

彰明既往

沮勸將來

諡四

原

表梁陸倕為張纘謝兄尚書諡靖子表曰亡兄夙構

皇慈早邀靈慶立言著績未酬天寵門衰祚寡遽辭昌

運拊心摧恨私懷罔極日月告時幽挺寢遠王人猥集

佳冊光臨榮溢里庭恩沈松楸

原

書齊虞羲與蕭令王僕射書為袁象求諡曰袁侍中

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

於邦域懷抱七經諒綜百氏清文麗日幾義窮神言非

義而不發容導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

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

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崐岳摧峰四海搢紳

禮儀部

開監類稿卷一百八

諡

三

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原議晉張華晉文王謚議曰殊位盛禮實隆明德班爵崇寵亦光茂勲至於表名贈號世考洪烈冠聲無窮者莫尚於號謚也論功高於禹稷比德邁於伊周

唐許孟容德宗謚議曰皇莫大夫義軒帝莫加於唐虞如氏商鎬亦續憲度咸紀名謚以揚昭光徽發揮茂耀如揭日月泥金方草仙鼎忽成汗漫無從希夷永閼哀同軌之將會仰鴻名之可易鋪衍至蹟錫乎無窮

賈餗

敬宗謚議曰七月將至同軌既集上稽國典傍考物情約以經義合諸謚法表功節惠庶叶大中

蘇滌宣宗謚議曰皇天平分盛王全用施雷雨之廣澤則庶物生成務恩威之至仁則四海亭育遂使含靈受泰觸類知懷美謚大名固當稱謂

杜宣猷懿宗先太后謚議曰母儀夙著壺教自高夢日照其休祥覩天表其鴻慶晦曜未兆逢時乃彰殊榮不在於生前縟禮必行於身後當海晏河清之日屬賓天上漢之朝故劔軫皇情之深新阡赴丹禁之慟於是痛環珮之絕響感詩禮之無聞爰詔近臣俾詠明淑神算添句用寫悲情豈八字之能

倫與三光而齊朗天文照臨哀榮兼極璇宮對立蘭殿
煥開想像如覆於玉衣肝蠻疑遊於金屋上仙之日都
人不簪於柰花追榮之辰國風空賦於苻菜秦原松檟
佳氣久凝漢后禕褕盛禮俄及道光前古德冠後宮發
睿感於賜衣軫孝思於遺鏡遂揚翟黻之禮以慰昭靈
之慈 崔履駁議郭知運曰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
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
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
又殊旌善之體 故太保丞相贈太師苗晉卿謚議曰
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歿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

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
善鄧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
崇 獨孤及重議呂諲謚曰昔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
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
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
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
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
其師立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
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
言文三代已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

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
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
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
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
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
並優廢一不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
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謬正稱貞則遺其宏狹非一
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準此皆有
爲爲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
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

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崔日用
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
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
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在字
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靚王也
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王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
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
也 蘇端駁司徒楊綰謚議曰聖人立謚有公無私所
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
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脩班制

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
公直之忠中宗末蘇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
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公張說先朝辭翰之臣
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 梁肅代太
常荅蘇端駮楊綰謚議曰夫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
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
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
謚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錄其
所長則舍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沒於
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且聖無全能

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
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遺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
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
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爲文貞也若曰百行
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德然後擬議則千
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爲定制乎 李
巽駮尚書右僕射鄭珣瑜謚議曰夫文人者大則經緯
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爲西伯季孫以道事
其主咸謚曰文爲美無以尚也亦焉用兩字然後爲備
哉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謚爲文足

矣焉用獻哉爲獻可矣焉用文哉 又李巽議曰夫謚一字正也堯舜禹湯周公召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人臣不守彝章苟逞異端考烈愼覲是也或時主之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元齡魏徵是也不當加而僭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絃是也三字過也貞惠文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謚衛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即記之失也以一美加一字即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爲謚也韋乾度駁左散騎常侍房式謚議曰聖上法維天之度崇納汙之弘雖宏澤滂流鼓盪昭洗然易名之典在正

根源苟非其人不可加美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

冒法誅者

尚監類稿卷二百八十一
諱

王名
太史記
太史典禮孰
簡記奉諱惡
名具敖
國語范獻子聘魯
問具敖二山對曰

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告人曰
人不可不學吾適魯名其二諱
改鄆稽晉咸和元年當徵蘇

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爲外援乃拜撫軍將軍會稽內史上疏以父名會不作會稽廷尉以字同音異於禮無

嫌郗陳狀音雖異而字同以諱爲首孔融集晉有獻

序以諱
名不偏諱
曲禮二名不偏諱
夫子之母名

卒哭乃諱雜記卒哭乃諱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

春秋
卒哭而韋雜記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

不非王言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注云自此
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父爲公所無公禮志大元

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
孔安國爲侍中表以王瑜名犯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

議云公所無私諱豈公奪私王制屈家禮也王祐許換曹是出制外夫皇朝豐大百寮薈載廟官列署勳

相關涉若人遂其心則亦易官易職遷流莫已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small dark spots, possibly due to age or handling. A vertical crease is visible dow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and there are small dark marks near the top and bottom edges.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

名臣名至尊無大小皆稱名也大功小功諱

諱夫人也鄭注云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不過夫

人所諱惟事關於夫人者不言也

道其父名世諱云桓

既而曰英雄正自粗疎

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
飲頻語左右曰令溫酒來桓乃流涕鳴咽王便欲去

桓以手巾掩淚因顧謂王曰犯我家
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永有攸諱孔融集在

家永有
嫌名不諱禮不諱嫌名主謂聲相近
入門問諱曲豐
出

門無諱即王述內諱不
二名非禮
犯諱被代王

爲晉陵守晉陵令沈瓚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啓廢之

當作無駁尊旁犬爲犬旁無駁尊若是有心
攷鳳柱

禮儀部
攸無心
愆乞告
示亮皇
恐躓之
大笑而
去

皇朝經世文編

門蕭子顯齊書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父鳳字景慈卒宋明帝贈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也子

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避諱過甚南史王琨避母名

恭謂矯枉過正焉時音同字異唐書賈曾除中書舍人

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聞諱必哭訓曰近

世謝舉其有聲譽聞名可無諱徐邈表不諱太子名

稱皇太子名尚書下之禮官議其可否禮官議曰禮記

曰夫人之諱雖質之君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小君

禮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前臣不諱也韓愈諱韓愈乃作諱父

下官無諱杜祁公師并時門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

婦諱不出門曲禮婦諱不出門鄭注云內諱不

出外語林王藍田作會稽主簿請諱答曰惟君諱舉

則起也雜記過而舉君之諱則起鄭注云舉猶言妻諱

不舉側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不舉爲尊者諱

爲親者諱公羊傳云齊仲孫來仲孫者公子慶父也謂

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親者諱爲親者諱爲親者諱

受賊人也親者諱爲親者諱爲親者諱爲親者諱

諱以季子有易牙不殺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曲禮詩

慶父之諱臨文不諱鄭注云爲其失事正有事於凡

廟中不諱臨文不諱鄭注云爲其失事正有事於

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

祭不諱教學不諱

忌日

原終身之喪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

禮儀部

鼎監類函卷一百一十一

忌日

三

敢盡其私也鄭注云忌日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終身之憂
季節辭酒孔叢子云季節見於子順日不用舉吉事
子龍不食續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哀
桓元絃觴語林云桓元不立
王修哀感子孝
忌不聽樂顏氏
嫁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

墨哀問初母當日于歸時于衣笥中得一墨衰袖煙骨
黻黑衫巾語錄朱文公母夫人忌日著黻黑布衫其中
身之喪葬一

原釋名曰葬不如禮曰埋埋瘞也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尸曰捐葬下棺曰窆
白虎通曰祖載者始載於庭乘轎車辭祖禰故曰祖載釋名曰從前引曰紼紼發也發車使行也
禮記曰君葬用輶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也
禮記曰君葬用輶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

用輶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綽無碑 左傳
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
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杜預要集曰凡挽天子六
綽諸侯四大夫三士二 **增**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
侯葬連岡庶人葬平地

葬二

增尚書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
原禮記檀弓上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
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
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增**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

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
觀焉 成子高曰生而無益于人吾何以死害于人乎
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
魚者臧僖伯諫不從冬臧僖伯卒葬之加一等 又曰
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
故有關是以改葬 又曰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
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
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又曰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
游氏之廟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子太叔請
毀之子產弗毀 **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自殺

闔閭痛之甚葬於閭門外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棺樽金鼎玉杯銀罇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觀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 吳謀伐齊齊景公使女子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聘齊女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發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齊門令女往游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女且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顛以望齊國闔閭傷之甚用其言葬於虞山之嶺是時太子亦病而死 **增**說苑曰蓋聞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齊管仲迎而問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

人曰門下使者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曰臣與三人俱曰是何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 戰國策曰秦宣太后愛魏餘病且死令曰我死必以魏子爲殉庸芮爲之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曰無知芮曰何乃空以生之所愛殉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之積怒久矣太后救過不暇何得私魏子乎太后乃止 漢書曰張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金目殫薨賜葬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 朱
邑將死囑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
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
外民果爲邑起冢立祠歲祠祭至今不絕 後漢書曰
孔僖拜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並十餘歲蒲
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命舍
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薊
還士衆喜樂鼓聲歌詠八荒震動過范陽命諸將收葬
吏士 又東平王蒼葬章帝方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
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又東海王疆薨帝追念疆雅性

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相傳
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敕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
瓦器以成王志 王丹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
儉約因爲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
輕重爲差 後漢書曰馬援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援
妻孥惶怖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槁葬凡
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妻子上書訴冤然後得葬 又
曰范丹遺敕其子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
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
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樊宏卒遺敕薄葬一無所

用以爲棺槨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桓榮疾病帝親幸其家問起居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桓子新論曰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 王符潛夫論曰文帝葬于芒碭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造起

大冢廣樹松柏廬舍祠堂務崇侈僭此無益于奉終無增于孝行徒作煩擾傷害吏民今案畢高之郊無文武之陵南城之東無曾皙之墓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也 錄異傳曰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地遂至四世三公 魏略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知厚葬無益于死者也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裴潛薨贈太常子秀嗣遺令墓中唯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也 晉書曰魏舒三取妻皆先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上曰舒素清貧不營財產頓舉衆喪必

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徐苗以永寧三年春亡遺令濯內巾澣衣榆棺雜塹露車載柩輦席瓦器而葬 晉書石苞以泰始八年薨預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設床帳明器寔後復土滿坎不得起墳種樹 庾峻遺教子珉曰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擇日珉奉遺命殮以時服 晉中興書曰劉麟之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嫗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麟之先聞有病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 蘇

韶安平人也爲中牟令第九子名節晝日見韶入乘馬介黃練衣曰吾欲改葬乃爲書授節曰吾性好愛京洛每往來瞻觀芒山上樂哉此萬代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于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改葬買數畝地便自足矣 王導薨詔給九旒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挽歌兩部虎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也 溫嶠葬豫章朝議以嶠首受顧命功濟社稷宜還陪陵官爲起冢太尉侃上疏停其移葬詔從之 崔鴻後燕錄曰趙秩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

貧無以葬秩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牛與之度得以葬他年秩夜行見一老母遺秩金一瓶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 宋書曰謝方明父冲為孫恩所殺伯父邈守吳興又為孫恩黨害之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其黨悉擒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之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 南史曰王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

郡劉璉上表理之 宋書曰王徽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為靈二宿便毀 吳達吳興烏程人經荒饑繼以疾病父母兄弟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唯達夫婦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達此誠暮年中成七墓十三棺 南史曰顧憲之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減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諭

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其俗遂改 王儉領中書監
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視薨年三十八詔衛軍文武及
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
班劔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 梁
書曰到溉臨終託子孫薄葬曰氣絕便斂以法服斂竟
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心存約儉孫侄不得違言便屏家
人請僧講經噴咀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
云得果也 顧憲之臨終爲制敕其子曰莊周澹臺達
生者也王孫士女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中
都之制允理愜情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錄曰赫連昌

父勃北游契吳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
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平昔之意也故
葬勃于城西十五里起行宮模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
珠璣葬訖焚之 唐書曰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
陵因山爲墳不封不樹太宗懲秦漢已來厚葬以致發
掘因序平生之志刻于石以誡將來 高宗以頻年飢
儉召雍州長史李義琛謂曰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競爲
厚葬違越禮度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則卿爲嚴禁勿
復使然也 明皇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觀岡巒有龍盤
虎翥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羣臣乃追先

旨築陵此山曰泰陵 蘇頲葬上游咸宜宮將出獵聞
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游遂還宮 西
京雜記曰杜子春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
鄴立身忠義犬馬未陳奄先草木骨肉歸于土魂氣則
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長安北郭此焉安息
及死命刊石埋墓前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
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
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
昭靈夫人 杜祭酒別傳曰君年五十二當其終亡安
厝先塋帛布輜車喪儀儉約執引者皆三吳令望及北

人賢流 虞氏家記曰潭母太夫人薨宜都府君即世
五十九載改殯修構窀穸靈柩住而莫前羣從咸以喪
事有往無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即定而
洪水出截冢棺椁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羣臣臨之
然後葬此則上聖之遺令載在篇籍遂奉遷神柩權停
幕屋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
子給太夫人徘徊車謁者送喪禮儀尤備合葬于舊壙
襄陽耆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
也郁將亡敕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為起冢于池
之北近池四十步 續搜神記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

其父有嬖妾母至妬實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終十年而母喪開墓見棺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之猶暖漸漸有氣息輿歸竟日乃蘇云父嘗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在家
中 范晏陰德傳曰陳翼字春卿廬江舒人也行到縣郭見道上馬傍有病臥人乃長安魏公卿扶與俱到家養視積日既公卿謂翼曰馬上有金十餘餅素二十疋可賣殮餘以相謝言絕而亡翼賣素買衣衾殮殮之葬埋高壁之地以金置棺下公卿兄公長見乘馬謂必殺公卿陰告官收翼翼具以狀對公長迎喪發棺下得金如數叩頭謝以金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 汝南先

賢傳曰袁宏字夏甫延熹中黨事將作遂散髮自築土室四周潛身十八年終于土室之中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棺衣衾之備也但著禪衣衫疎布單衣幅巾襯尸于板床上五百塹爲藏 張諛字彥承上虞人也與同鄉丁孝正相親葬送過制諛書難之曰吾聞班固善楊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飭終夫僕以矯世君子弗爲若乃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獲美稱于當世不亦宜哉 謝夷吾轉下邳預自尅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漢末當有發冢露體之禍使縣棺下葬墓不起墳 譙周三巴記曰巴國有亂巴國將軍曼子

請師于楚楚人與師曼子已平巴國既而楚遣使請城
曼子曰吾誠許子之君矣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
自刎以頭與楚使楚子歎曰吾得臣若巴曼子何以城
爲乃以上卿禮葬曼子頭巴國葬其身亦然 皇覽曰
舊漢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築方域其中開道凡施六馬
發三河三輔近郡卒徒十萬數復土姚信士緯曰蓋葬
于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于陵野則恐民人耕稼
及之厚槨大棺人所爲用下一寡材木民人率多發掘
以善其居千墳萬壙無不毀者其惟瓦薄棺葬斂以時
服依于高丘徹于深窆庶乎可以不辱耳 世說曰晉

明帝聞郭璞爲人葬微服往看因問曰何以葬龍角此
當滅族主人答曰郭景純云此是龍耳三年之內當致
天子帝復問云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特招致天子
耳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而子溺死人將葬之滅
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爲侶魚鼈爲讎于是遂以水
葬之 又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郭門外
四馬不行培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
鬱鬱三十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其地故謂
之馬冢 又曰河內淇園張公老而無子貲財累億求
沒入官葬園中于今供祀犧牲 豫章記曰許子將墓

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于闔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沈季白日子聽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著黃單衣黃巾稱汝南羊與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施遐爲招魂文越地傳曰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度不煩人衆述征記曰荀氏葬在彭城東岸有一丘民俗謂之荀氏葬或云斯則徐偃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犬名后倉御而歸伏而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純筋無骨號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衆國附之得朱弓之瑞周穆

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九尾實黃龍也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石室元嘉中道士過世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置彼石室巾褐香爐此外無所須也及其亡日謹奉遺命葬經數年尸猶儼然巾葛覆之如初弗朽後忽不復見今舟行者過其山渚尚聞香氣咸異焉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山源沃美有澤原之利士女多貞孝車騎將軍鄧芝方之鄧林有終焉之志沒遂葬其山

葬三

原金鳧

玉匣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下周三泉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

禮儀部

開元禮部卷之二十一

葬

五

為日月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大海金銀為鳥雁
 京雜記曰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
 連以金縷匣上皆鏤以蛟龍玉匣
 鳳龜麟之象時謂蛟龍玉匣
 二十年而孔子墓處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魯史記曰
 是孔子疑其父墓處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魯史記曰
 水之尾樂水鬻其墓處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魯史記曰
 朝見之姓樹碑開隧周裴汝南先賢傳曰周燕字少
 皆劉虔欲殺之燕犯顏諫至九復處怒竟殺之燕死
 守家人有書稱冤使覆考慶見燕曰太守相負燕一
 引私隱陷人之罪傳誦長安當見燕曰太守相負燕一
 絕命由是葬王城之隱樹碑以旌其葬室未至燕乃憐
 二玉棺石椁下詳葬二魚燈龍匣下詳金鳥
 玉匣北邙南嶺西京雜記曰安定高真善術術成
 注玉匣北邙南嶺西京雜記曰安定高真善術術成
 果死又曰北邙青龍上孤櫬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
 葬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椁即以葬焉又曰

曹敞在吳章門下章後見殺人無敢收葬者敞稱章弟
 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為立碑于吳章葬側章葬于龍首
 山南北首西門禮葬于北方北首西門注不以壽終
 為鮮西門也旌車羽蓋傳葬于北方北首西門注不以壽終
 非正門也旌車羽蓋傳葬于北方北首西門注不以壽終
 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給青徘徊赤耳車挽歌
 四十人方相車建七流車銘旌車丁字漢官儀曰孝
 靈皇帝葬馬貴人贈步飾輅設旒禮記曰其輅有
 搖赤綴青羽蓋馬也馬也飾輅設旒禮記曰其輅有
 錦子為屋而行鄭元曰輅載輅輅將殯之車飾也又曰
 殷也綢練朱器畫棺並見施玉匣埋珍寶氏
 設旒夏也朱器畫棺並見施玉匣埋珍寶氏
 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曰含珠口實鱗施
 玉匣于死者之體如魚鱗埋珍寶氏
 論止柩就道止哭聽變禮記曰有食之則有變引至于
 行乎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壙日有食之
 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
 禮儀部

禮也鄭元注曰棺下不及泉上無通臭墨子曰古
道也變謂異禮也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
昔者堯以紼教乎八狄道死葬畢山之陰衣衾三領而牛馬乘
之棺葛以紼教乎七戎道死而後哭滿塋無封已葬而牛馬乘
之棺葛以紼教乎七戎道死而後哭滿塋無封已葬而牛馬乘
棺葛以紼教乎七戎道死而後哭滿塋無封已葬而牛馬乘
會稽之山衣衾三領而市人乘之巴之市衣衾三領而牛馬乘
之不培土之衣衾三領而市人乘之巴之市衣衾三領而牛馬乘
上龍若參耕之畝取止矣三王豈無財用不既葬收餘壤其
法之藉以黃壤葬以土藏其後漢書曰趙客將終告曰
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遠朽且歸後土不聽子孫改
之楚國先賢傳曰韓暨終遺言曰夫俗奢易之以險
儉則節之以禮若曹敬終遺言曰夫俗奢易之以險
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勿有增益楊震為太尉
大鳥徐步中詳家墓華僑後漢書曰楊震為太尉
罷遣歸本郡遂仰鳩薨葬豐驕志震常切諫由是共諧震
下地行徐步到柩前止立低頭淚出更共抱持終不驚

葬四

原即遠檀弓子游曰飯于牖下祖于庭葬于反真漢
楊王孫傳王孫學黃老之術家業于金厚自奉養生亡
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
毋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土送形送形而葬
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土送形送形而葬
埋神朝晉東海王越尸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而葬
不可從死禮葬從死者謂葬禮父為大祭以土稱財子路
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禮葬也子曰斂手足形還
葬而無槨稱其則斯之謂禮而安厝之鄭注云宅
卜兆墓穴也兆塋域也兆而葬事大故必卜之宅
儀禮既夕記其地可葬者乃營之同穴詩死則異
禮儀部

帷荒

十八

葬妻不以是罪葬妻他人之禾申祥請更之子皋曰孟氏
而葬後葬子檀弓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
難繼也葬而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
于禮者也葬而封而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
服既葬而封者三曰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
封之也號者三曰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
營高燥韓信母喪無以葬乃行營務速朽饒霸字伯
為會稽守病革臨卒教子曰萬家之行營務速朽饒霸字伯
歸塋可止葬務速朽遂葬河南因家焉不可
節禮也舍以機封從之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
豈不碑三家視相楹爾以巧者乎則母嘗巧則以幅巾
桓文儉非王孫非用葛篲葬敬贏早無紀市呂氏
葬紀市不疑其肆注云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
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

會稽又曰禹葬于會稽不變人徒注云變動也言無
泗上葬夫子于泗水之杜中皇覽曰文王武王周
鎬聚東藍田漢書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
地為宮上徵榮榮詣中尉府對簿中尉王三歲坐侵廟
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散萬衛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武庫劉向疏云樗里子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
子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武庫正其墓泰人諺曰力石勒事佛圖澄號曰大和尚
東風俗通鄴西趙錄曰石勒事佛圖澄號曰大和尚
合公主衛青象平陽公主近神人魏略曰豫戒子
豹邊妻子曰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邊曰豹履
行與我適等死而有靈當與我善也妻曰從之
離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隱居至吳依大家皋
禮儀部

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昇之曰彼偏能使其妻敬之
 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鴻潛閉戶著書十餘篇疾
 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贏博之間不歸鄉里
 慎勿令吾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
 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從蓬瑗魏志中山恭
 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葬瑗漢陽望其墓常
 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獎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
 妻養疾乃禮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
 元口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婢
 宰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于是其子尊已曰如我死
 夾尸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
 非禮也况又同棺乎不果殺婢子夾我其子尊已曰如我死
 注云善其不陷父于不善也葬書生王忱路行遇書生
 庭堊素鳩紫芝巢植廬壙葬書生王忱路行遇書生
 我腰下有金取之鬻以葬我未及問請歸葬傳穆伯
 姓名而絕忱賣金葬之餘金亦埋之

請歸葬不許惠叔猶毀以為請乃許之注謂歸以則禮
 葬者不許也惠叔穆伯子代居位過喪禮以請父葬父
 卒適年猶毀議合葬父終喪服前大終更適式父葬亦
 故曰猶也奏議式父臨終諺云父臨終求子式許之門丞下壺
 無名之冢日月有期許謚二文子天地為棺莊見前
 各銘其官杜預喪服要記云始死葬銘凡卿夾道為
 位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則于官婦人則書姓名墓男子西鄉婦人
 東鄉鄭氏云熊皮四目氏則禮方相蟻結四隅檀弓
 夾美道為位熊皮四目氏則禮方相蟻結四隅檀弓
 幕丹質蟻結于四隅鄭注云氏見前蟻結四隅檀弓
 也殷之蟻結葬日大雪大國策魏惠王死相交錯蟻蟻
 似今蛇文書葬日大雪大國策魏惠王死相交錯蟻蟻
 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雪甚于牛目壞城郭且
 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葬日
 禮儀部

大雨後漢書董卓傳詳棺槨不為雨止王制葬不為雨止鄭注云以其禮儀少也

不避塗潦曲禮云送喪不避塗潦先輕後重先父母之喪也

合葬後事注葬先輕後重衛離魯合離魯子曰衛人之葬也

不合謂棺中無間也二妃未從葬離魯子曰衛人之葬也

謂附先葬不先不虞附詳先葬也反葬于周葬太公詳

合葬于防又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于願得父

墓死因賢葬陪陵昭帝時從平陵後合葬于防願得父

合夫魂後漢鄭晨娶世招公主魂與晨合葬也門人欲

厚葬之淵子曰不可漢帝令薄漢文令薄葬又光武

仲尼葬于有棺無藏于西階檀弓季武子成寢利氏

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兆在路寢成路寢之臺達

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兆在路寢成路寢之臺達

于何遭喪遇晏子曰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在路寢之臺下

願請命合葬晏子曰入白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夫子亦

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

之居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葬人主之宮也且嬰

聞之生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曾玉魚一

諾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下玉魚一

雙乃使術者劉高宗營大明宮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

兵留我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

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乞改葬高敞無

奪玉魚殮其處果然乃金蠶數斗齊書地興王鎮蜀

金銀為蠶形者佳城留篆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

禮儀部

禮儀部

葬

三

未殂前嘗指示家人曰吾死可葬于是既葬穴其處乃
 古冢爾觀其間儼然復見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
 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熱留待佳城今已開
 廣記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于江中泊
 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為緣崖而觀之得銘
 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重修我果歎曰吾
 合葬此今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我果歎曰吾
 而葬晏子墓在臨淄墓容德登營丘望嬰家顧謂左
 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墓而葬乎仲古之達禮者也而
 矯世之賢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
 豈釋地而葬乎指山為葬孔帖李太白終焉及卒葬
 東麓**原**勿歸鄉里謝承後漢書崔瑗為濟北相光祿大
 援徵請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臨終顧命子
 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葬鄉里其贈
 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贈葬洛陽之物不
 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

本土語林王太保有二兒喪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留
 仁與達吾不用棺槨魏略終沐德信年六十餘自意無
 二子有焉不得封樹預略終沐德信年六十餘自意無
 帛而巳病甚臨困又救預掘又誠氣絕令二人舉尺即
 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又誠氣絕令二人舉尺即
 皆遵之堯典一篇朝後漢書周磐傳磐年七十歲
 二子曰吾昔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論終日
 與外傳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
 身外傳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
 寫竟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濯衣幅中編二尺四寸
 望日無病忽終學老子兩卷虞翻別傳翻遺令儉葬
 者以爲知命焉晉禮志建武元年以溫嶠為散騎常
 德而溫嶠辭官侍嶠以母亡值寇不得葬平陽道如
 于禮制物常使理可經通今禁逆未梟平陽道如
 議皆以爲萬里投身赴闕廷無緣中辭王事宜如詔者

也子產依禮傳鄭簡公卒將葬子產使

死史記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為之依禮

皆殉者秦始皇葬時後宮無子宋公厚葬左傳宋文公

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樽有阿棺有翰旌君子謂

華元樂舉于是則縱其惑死又益為齊國厚葬齊國好厚

其修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為守桓公告管仲曰布帛

盡則無以爲幣材木盡則無以爲棺槨桓公曰非名之則利之

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

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戮其尸罪大當喪者夫戮

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孝經自隨皇甫謐當喪者夫戮

利人何故爲之也孝經自隨皇甫謐當喪者夫戮

親土或恐人情漆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拘爲之制奢

不石樽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蓬

蔕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

闊六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舉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

之物皆無自隨惟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蓬蔕裹

尸見葬洛陽城尉神記溫序字公次太原祁人任校

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夢序告之葬海虞山詳

二曰客思鄉壽即上書乞骸骨帝許之葬海虞山詳

死當墓其側可行志服除安與郭仲翔善仲翔母死

至是如其志可行志服除安與郭仲翔善仲翔母死

今親歿亦可其志乃行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

死其妻亦歿其志乃行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

之歸葬州廬以儉自全晉杜預且死遺令言邢山

墓三年而去以儉自全晉杜預且死遺令言邢山

或云子產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金玉不

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求水中自然之石以爲

禮儀部

刑鑑類編卷一百一十一

葬

三

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慰下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
墳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勞斷棺取金帶帶亦木也
遂致禍碎其骨厚葬免禍薄布車載柩唐魏證陪葬
葬致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其盛非亡夜葬
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采之飾
山谷楊行密卒遺令穀葛為衣桐瓦葬勿歸冢楊震
曰不能誅患身死穀葛為棺布葬陶家側吳志鄭泉
單蓋形勿歸家勿設祭祀也
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勿起墳壟
百歲之後化為公疾篤遺令曰西葬以幅巾後漢皇
晉王祥為贈陵公疾篤遺令曰西葬以幅巾後漢皇
命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醒耳
不喜耳幸有前寔朝無曉期而復醒耳
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之葬于土穴臨卒救其子儉葬
意庶無咎客諸子從之葬于土穴
于土穴不戒勿立碑唐司勳致仕李建勳且死戒家
用棺槨不戒勿立碑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

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于其上免無他日開發之標及
江南之地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莫知其
處特給轎車以葬元歷職以清儉及終無令給班劍
魏徵葬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房元齡薨
給班劍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房元齡薨
詔給儀仗太和初王承元祖喪詔曰武陵當橫流
加厚且給命官建冢吐蕃却盟節度使原初城平涼當
儀仗以葬具命官建冢吐蕃却盟節度使原初城平涼當
命瘞之昌具命官建冢吐蕃却盟節度使原初城平涼當
具斂以昌具命官建冢吐蕃却盟節度使原初城平涼當
淺水原詔管彥不歸葬晉父洛陽義冢士曰懷忠冢可
學士為銘管彥不歸葬晉父洛陽義冢士曰懷忠冢可
彥弟覆曰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陳壽不歸葬承祚為
邑人也非結好本意一詳悔婚
治書御史母遺言葬洛陽壽乃遵其
旨壽已西安漢人坐不以母歸葬以田以鄙之車簾笠備雨
既夕鄭注云豪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簾笠備雨
服今哀豪為潦凡道車豪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
禮儀

道車載朝服

儀禮既夕鄭注云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元衣素裳

擇不食之地

詳前高語擇不毛之地皇甫謐

下殤葬于園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也下殤于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狀

葬之以繩

繩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之狀

葬焉

葬焉近故也

故置

故置于道側使

視成人

視成人之謂也

未葬

未葬不除服

改葬

改葬舉下服

冬日

冬日冬服夏日夏服

最下

最下之服以喪緇遠也

以為

以為儉而尤之儒者破家而葬質子而償執喪三年毀

而扶杖世主以

死陵葬陵死澤葬澤淮南子禹之治

執畚鍤

執畚鍤當此之時死陵者葬

以禮

以禮葬者葬澤節財薄葬焉

求備

去奢大葬禮葬昊天降凶遠日

協吉

苟聞不度豈曰無違儉宜合禮孝不貶

親

三良臨穴二婢同棺開白日之銘卜青鳥

之兆

所宜薄以稱家安用厚而破產孝貴有終

豈宜不勉

華或非禮孰謂無違法惟辨貴送死之

禮有差

孝在慎終勿悔之心宜勉

葬五

禮儀部

刑監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葬

五

原詩陳張正見和楊侯送袁金紫葬詩曰黃泉開隧道
白日照佳城一朝嗟此路千載幾傷情秋雨悲松色淒
風咽挽聲歸雲向谷晚還柳背山輕唯當三五夜壟月
暫時明周庾信送吳法師葬詩曰龍泉今日掩石洞
即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鋒香爐猶是柏塵尾更
成松郭門未十里山迴已數重尚聞香閣梵猶聽竹林
鐘送客風塵擁寒郊霜露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周王褒送觀寧侯葬詩曰丹旌書空位素帳設虛樽
楚琴南操絕韓書舊說存西靡傷新樹東陵惜故園自
憐悲谷影彌念玉關門餘暉盡天末夕霧起山根平原

看獨樹皋亭望列村寂寥還蓋靜荒茫歸路昏挽鐸已
流唱童歌行自喧眷言千載後誰將遊九原又送劉
中書葬詩曰昔別傷南浦今歸去北邙書生空託夢久
客每思鄉塞近邊雲黑塵昏野日黃陵谷俄遷變松柏
易荒涼題銘無復迹何處驗龜長唐太宗望送魏徵
葬詩曰閭闔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橋非
舊餞慘日映峰沈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乍舒
卷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泣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遣
曹杜甫聞故相房公靈輓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詩
曰遠聞房太尉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

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涕仍沾楚水還
又哭嚴僕射歸櫬詩曰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
知宿昔部曲異生平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
峽暮遺後見君情 又送盧十四護韋尚書櫬歸上都
詩曰素幔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
揮參佐哭辭畢門關誰送歸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
原詔漢光武帝作壽陵詔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
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
景帝能遵述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豈不美哉
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後漢書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
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葬送之制競爲奢靡
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
于一奠靡破積代之業以供朝夕之費豈孝之意哉有
司具申明科禁宣下郡國 晉武帝賜劉廙葬錢詔曰
故侍中劉廙以清識明鑒有聲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師
友之恩廙墓爲盜賊所發甚用惻然其子阜素甚清貧
今當殯葬其給輜車銘旌賜錢給作藏人功 晉賜王
沉葬錢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沉忠允篤誠執德弘毅
外清方夏內熙衮職歷位著稱厥功茂焉不幸薨殞志

業未究今當葬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 晉賜傅嘏
夫人鮑葬錢詔曰故太常傅嘏者以命德賢才爲先帝
所接登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勲早代殞沒不終功業
每念其遺績常存于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給
作葬藏人功

增文漢楊王孫羸葬書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
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
厚葬誠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糜財殫幣腐之
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
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

變是物各反其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
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昔帝
堯之葬也窾木爲櫃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
殞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晉皇甫謐篤終論曰生
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
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
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
書以爲賢于秦始皇夫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而大
爲棺槨備存器物無異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 宋
宋景文遺戒曰吾沒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浣濯衣

鶴氅布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二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志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吾之命違命作之是謂吾死爲無知也司馬君實葬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七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亦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

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至有終身累世而不得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今之人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命賢愚繫于人固無關預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

之暴露乃欲自當福利耶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于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喪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者茲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程正叔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

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居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此其大略也 陳無已思亭記曰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旣葬益樹以木作室其傍而問名于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壟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謹之故爲墓于郊而封溝之爲廟于家而嘗

帝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免乎

冒法葬誅者

原受恩魏志秦譚死別駕王修詣太祖乞收葬受秦氏之恩得收斂就戮無恨太祖嘉其義故聽之

感義

晉書鍾會死向雄葬之文帝責之曰王經死哭

先王掩骼埋胔今誅已備法雄感義而葬法立于教弘十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殿下讐枯骨于中野為將來仁賢

孔車長者

漢主父偃有貴幸客數千及死無資乎

桓典棄官

後漢桓典舉孝廉國相王吉以罪誅故

者長

臧均乞葬

均恨樂布不先請而專名以肆情

成墳為

荀闓乞葬

荀闓乞葬荀闓乞葬

得不誅為幸

荀闓乞葬

荀闓乞葬荀闓乞葬

臣不敢率也

荀闓乞葬

荀闓乞葬荀闓乞葬

章前見

伯厚葬陳蕃

東漢陳蕃被誅家口南徙復追至

收葬其葬

胡騰葬竇武

武誅後府掾胡騰少師事武

地名陳墓

郭亮葬李固

梁冀誅李固露尸于西園弟子

與聘娶

郭亮葬李固

郭亮始童往哭陳辭夏行亭長

還本姓

郭亮葬李固

郭亮始童往哭陳辭夏行亭長

呼之亮曰義之所重何以

郭亮葬李固

郭亮始童往哭陳辭夏行亭長

相懼太后聞之聽收葬

郭亮葬李固

郭亮始童往哭陳辭夏行亭長

送葬

原吹簫

談錄周勃吹簫送葬

反哭

雜記鄉人五十者從反注優

哭遠

晨會

鄭子瞻卒將葬公孫揮與

以哀

送之以

如慕

前見不歌

多涕

魯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

所矣

送臺

臨穴

詩臨其穴

待盈坎

禮弔

者執

紼鄉人五十者從

不散

送禮五十者不散送注

五侯

治樓護出入五侯之門咸得歡心

不避塗潦

曲禮見四方來

千乘

送劇孟母喪送葬

不避塗潦

曲禮見四方來

會

後漢書郭泰字林宗卒四

名士赴哭

晉陽秋荀爽

九性

簡貴不與常人交接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名士赴哭

晉陽秋荀爽

夕赴

者繞十餘人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名士赴哭

晉陽秋荀爽

哀經千餘

鄭元別傳元卒遺令薄葬自郤以

命駕撫

棺

范式字巨卿受業者哀經赴哭千餘人

未

到劬引發中路而極不進其母曰汝待巨卿也巨卿

乘

白馬素車至撫棺曰元伯可進矣

種

樹而還推輦歸里申屠蟠始與子居同乃修墓

送葬

歸鄉里遇司隸從事于河輦從身託蟠乃躬推輦

使

送葬歸鄉里遇司隸從事于河輦從身託蟠乃躬推輦

卿

可托後漢范式受業太學長沙陳平子病謂妻曰吾

埋

巨卿戶前乃裂素書以遺烈士可以托吾後但尸

向墳

悵哀哭以爲死友營護平巨卿時式出還省書悽愴

去其

兄弟間之尋求不復見而元伯可進前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禮儀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送葬

三

